

我在印度的 701 天

郭菲

1

那一天,我完成了在 IITGN 的人职手续。临走之时,达塔打算叫校车把我送回住所,我说不用了,自己走回去,正好看看路上的印度百态。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走在印度的街道上。顿时开眼界了,这里没有交警、没有信号灯,汽车、摩托车、突突车在狭窄的公路上杂乱无章地变道,你追我赶。放眼望去,如果把这些机动车都看作生命体,他们一定都喝醉了酒,但要是恰好在路口遇到几头牛,又准会堵成一片,那违和的画面让喇叭声都显得如此滑稽。我常常在想,印度人做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为什么唯有开车像是要赶着去投胎?这些迅猛的司机交通意识淡薄,就不怕擦刮甚至交通事故吗,还是他们的技术早就已经炉火纯青?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观察,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基本上没有一辆车是毫发无损的。街上开的、小区里停的,每一辆车,只要你想找,一定能在车皮上找到各种坑坑洼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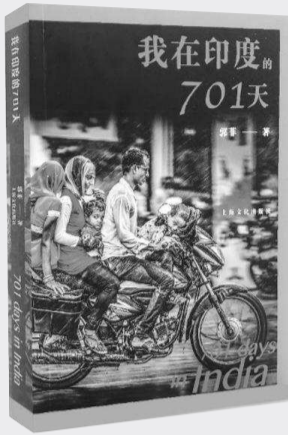
凹下去一个大坑,只要不伤筋动骨,照开不误!擦刮?磨损?矫情!在印度人的眼里,这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在我印度生涯极其有限的坐小汽车的经历中,就遭遇过两次反光镜被别人结结实实地撞歪,司机均若无其事地扶正以后把事儿抛诸脑后。人行道则根本看下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人行道。街边商店外可以供人挪脚的部分,就算是人行道了。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有三四米的过渡地带,全是沙石、垃圾。如果不是那车水马龙提醒你街道正在被使用,远远看去,绝对会以为那是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工,或者说,完成了一半,完蛋了一半。

街道上尘土飞扬,趁着阳光,可以清晰地看到空气中的飞沙。我做过一个实验,一个苹果咬掉半边,拿在手里在街上走了五分钟,那白嫩嫩的果肉上就铺满了一层明显的黑色污垢,不敢再吃。这样的环境让印度人自己也苦不堪言,所以来往的行人和司机,都有装备。女士简单,她们本来就有头巾,一方面可以用来遮阳,另一方面就干脆把鼻子和嘴巴都裹起来,有些再用墨镜把眼睛遮起来,“身上穿成菲律宾,头上包成哈尔滨”,看起来四体不勤。男士们大大咧咧,有些本来就不讲究,而那些大学生们,则普遍用一块方巾叠成三角形,再直角朝下,蒙着鼻子嘴巴——这要放在中国,保准一看就是要去抢银行的造型。

然而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街道两侧,仍然布满了摆摊的流动商贩,卖些街头小吃。他们的吃法很奇怪——把各种配料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用脏手搅拌均匀,然后捋好口子,用手捏袋子,再冲着桌子拍几下,便卖给客人。这样的东西很便宜,大概一二十卢比一份,所以不少摊子周围都围着好些食客,一派欣欣向荣。那些正规的铺子也很热闹,由于印度人特别喜欢扎堆,每家看起来都不缺少人气,特别是一些综合性的小卖部外面,靠着柜台吃小吃的、喝水的、吸烟的,甚至没事儿的,都杵在那儿。每次我要买点东西,一般都会先等等,看他们走不走,但往往事与愿违,人群老不散开,最终我还得挤进去,然后被一堆闲来无事的印度人围观。

2

向晚时分,季风又准时关照大地了。



一位四川高校的青年教师,被外派到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印度理工学院担任汉语教师,成为该大学的首位中国教师。在印度的两年间,他面对面采访了富人老板、学界精英、贫民窟居民等三十余人,并通过他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印度声音,并游历了 24 座印度城市,探索文化、宗教、教育、科技等问题,在深度的生活和社会体验中为中国读者带来了这部充满民间气息的非虚构作品。

一时间,天地色变,暴雨倾盆。

我已经习以为常,况且再大的风雨都阻止不了我前往教师餐厅享用美餐的决心。

在教师餐厅,我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同事,来自法国的劳伦特(Laurent),我们都简称他“劳”(Lau)。白天副主任达塔告诉我,他们开设了两门外语课,一门法语,一门汉语,学生至少要在两门外语中选修一门。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交情,因为我们都身在异国他乡,干着同样的活,有着同样的关切。

劳只有 28 岁,却留了一头蓬卷的长发,胡子拉碴。这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人,他 17 岁时,就曾只身游历过中国,后来又上大学里选修中文课。23 岁时,只身来到印度,骑游了阿格拉、新德里、斋普尔等诸多北印度城市。25 岁时,又在美国教了一年法语。至于欧洲诸国,自然去过不少。这次他再赴印度,是想周游全印度,而下一个目标则是去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海地。

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而他并不在乎,他的处世态度相当超然,只想过一种没有政府、没有存款、没有任何拖累的随遇而安的生活,去感受世界上一切的文化。“我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在我心目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力量。”那大概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老天”一类的东西。至于世间的富裕、贫穷、先进、落后,抑或智慧、愚昧,“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需区别对待”。

毫无疑问,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此外,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在综合楼的后面一个吸烟区,默默地从地上、砖缝中拾起一根根烟头,扔进垃圾箱。他说他加入了某个环保组织,所以,他是个环保主义者。另外,他收入不低,大概一个月 45000 卢比,每次进城,他舍不得在校门口花 200 卢比打的,而要绕十多分钟的道去等 20 卢比的公交车。我尝试过一次,完全无法和售票员交流,而他为此还专门学习了简单的古吉拉特语,所以这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有一次,他给学生放法语电影,电影由若干文件组成。由于礼堂电脑上的视频播放器不太兼容,使得电影不能连续放映,需要在每个视频播完后手动点击下一个,这不是个太麻烦的事,但为此,他跑回公寓抱来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所以,他又是个完美主义者。

这是我和他认识的第一天,之后几乎每天,都会遇见他。

那晚最具有视觉冲击的经历,则是在晚餐后。

离开教师餐厅,我一路向家而行。野狗也好,神牛也罢,在暴雨中,都歇菜了。小径上,那卖蔬果的男小贩正向着我这方

向,推着剩下的半摊子蔬果,一路颠簸着徐徐而行,只是身边没有那个女伴。

由于没有排水系统,路上的积水最深处长达一尺多,或者干脆就是一条小溪。小溪淹没了他的小腿肚,半个车轮也浸泡在水里,一旦压碎了某些水底的垃圾,还可以听到一些“啪啪”的爆裂声。

他看见我,笑容满面地对我说:“Namaste。(表示致敬)”

我问:“你去哪?”

他指了指前方说:“回家。”

那是教师餐厅的方向,而在餐厅之后,是另外一座银色的小区。那座小区的再后面,是一片昏暗。借着小区里渗出的灯光,我看清楚了,那里是一片贫民窟,在两百米开外的雨幕中若隐若现。

是的,繁华与破败,在印度,永远只有咫尺之遥。

他吃力地推着推车,在别墅与小区的背景中,踽踽独行。他们的脑海中没有那些粉红的、银色的规整,更没有里面的灯火通明,唯一的目标,是前方那片黯淡无光——因为只有那里,才是他的一切。

“我帮你。”我迎上去和他一起推,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3

堪堪接近,那原本昏暗的贫民窟,轮廓也渐渐清晰了起来。一片断垣残壁,被老旧的砖墙或人为的布帘隔成了很多间,一眼看过去像是给建筑物打了很多补丁。屋子有深有浅,分别住着不同人家,细细数来,约有十来家。还有十米左右,剧烈的粪便味便主导了空气。

有的屋顶还在,可以装个吊扇,没有屋顶的,就在上面搭个棚子倒也可以遮风挡雨。周围全是浸泡在水里的瓦砾、垃圾,几乎无从下脚。两头牛、一只大狗和一群小狗趴在一侧胡乱搭起的棚子下酣睡。

小贩的家是从右数过去第三家,门外堆满了鼓鼓的麻布袋,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由于隔着雨幕,灯光又昏暗,我让眼睛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了他们家里的情况。他们牵线用上了电灯,由于没有屋顶,家里放了个座式电扇,这两样是他们仅有的电器。也许是怕棚子放不稳滑下来,又用一大堆饱满的麻布袋放在棚子上面压重。然而,在瓢泼大雨面前,这棚子显得毫无意义,雨水从缝隙里渗透下来沿着墙壁,浸透到他们的家什上。

说是家什,其实也不过就是两张粗糙的木床和一张弹簧床。床脚浸泡在水里,乍一看那仿佛不是床,而是浮在水面上的小舟。其他的多是些如出土文物般的瓶瓶罐罐,和很多说不清用途的工具、零件。一

条绳子悬挂在墙的两端,上面晾晒着各种暗色的布条。不知是灯光的缘故还是长期未清洗,床上的床单都呈现黄灰色。唯一有强烈颜色对比的,是墙上的一张神像,那神像全身碧蓝,手持弓箭,活像电影里的阿凡达。那是印度诸神中重要的一位——毗湿奴的化身:罗摩,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伟大英雄。

其中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老头子;另一张木床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青年男子。那男的我认识,有时候他也参与摆摊,并且和我打过招呼。那穿着红色莎丽的青年女子已经先于小贩回来,蹲在一个台子上擦洗餐具。一个小女孩子,站在门口望着我们,溪水没过了她的膝盖。如果不是那个青年女子蹲在台上,提醒我这是在地面上,我一定以为他们全家正在上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的女儿。”小贩乐呵呵地介绍,“里面的,我的父母、妻子、弟弟。”言语中,没有丝毫的怯懦和羞涩,反而体现出一丝大家庭的自豪。一家六口,“漂浮”在这十来平方米的废弃建筑物里。按照小贩的说法:“父亲,眼睛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指完全瞎了或者只是不好使了。

小女孩蓬头垢面,一声不吭而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由于皮肤太黑,她的眼睛显得非常白。随后,屋里的人都望着我,那位弟弟冲着我友好地笑,而他太太,看了我一眼,又面无表情地埋下头去,继续做着手中的活。和众多的古吉拉特妇女一样,她不会轻易和陌生男人有任何形式的交流。

我又看了看四周的其他人家,他们绝大多数都待在家徒四壁的屋内,其中一家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在雨中打闹。这两天我见了很多这样的小孩,他们蓬头垢面,能走路,活蹦乱跳,还会说话,可是身体非常袖珍。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女儿这么大的时候,根本不会自由蹦跳。我想,他们约有三岁,可是个个营养不良,发育迟缓。

那男孩一把将女孩推翻在水里,女孩霎时一身泥泞,可是她没有哭闹,爬起来继续和男孩子拳打脚踢。他们的父母就在旁边的屋内,无人出来阻止。

我定了定神说:“我刚吃完饭,现在准备回家,可以买一些水果了。”

男小贩高兴地揭开推车上的布帘,下面的蔬菜水果露了出来。我喜欢葡萄和苹果,所以把剩下的都买完了。一共 430 卢比,他将找我的 7 张 10 卢比,在手中小心翼翼地数了三遍以后才交给我。从此以后,我的水果几乎都在他那里买。

我提着两大包水果往回走,又路过了那片别墅区。一家男主人推着婴儿车,在他们有顶棚的院子里乘凉。婴儿车里的小女儿,穿着黄色的连衣裙,头发干净整洁,个子和刚才那几个小孩一样大,她打着哈欠,用小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我跟那小女儿挥挥手,说了一声“嗨”,男主人朝我友好地笑了笑。

小贩每天都会照例经营着他的半径,推着车经过此处。有次,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俩,别墅的男主人也会隔着院落的栅栏,从小贩这里买些蔬菜水果,两人用古吉拉特语有说有笑。

栅栏的一头,是整洁的院落,明亮的大堂,宽敞的车库,还有盆景、秋千,人们在凉爽的雨夜优游卒岁。

栅栏的另一头,是满地的溪水、渣土、牛粪,以及那望不到边际的幽幽混沌,人们在岁月的无声处栉风沐雨。

(《我在印度的 701 天》郭菲/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年 3 月版)